



历史人物

张謇写给王宾的一封信

□赵鹏

王宾接张謇信后是如何处理这起社仓滋事案的，尚未看到相关材料，不过他因此重视社仓的建设却可以肯定，不仅帮助张謇恢复常乐社仓，还广劝其他地方创设社仓。



张謇致王宾信札

友人在宝岛参观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的展览，看到几件张謇的作品，发来图片。其中有一通张謇写给王宾（雁臣）的信函让我感到兴奋，因为我知道张謇和王宾曾有较近的交往，然而存世的实物信件却稀如星凤，如今一旦得见，何况更是《张謇全集》未收的佚函，自然是乐不可支。

先将这通信函全文抄录于下：

出门后从未得家讯，故于社仓滋事，但能统笔言之。即早得江西讯，乃知梗概，乃知敬夫俟康归再理之说有因。寒家之不为许氏者，幸也。事隔四十日，不知公派差访查主名已得否？许氏毁物有取偿处否？恶僧再入无恙否？地方安危之机，系于公矣。昭信票、间架税已于月朔停电，社仓乃刚尚书奏请明谕各省通行筹办之事，能即已乎？似长乐龚姓之所为，尚能不已乎？私甚忧之。敬白雁臣公祖大人阁下。治小弟张謇再拜，月十四日。

信的内容很明确，是催促王宾处理家乡常乐的社仓被毁事件。因为内容明确，所以信的年代也可以确知是光绪二十四年，而写信的时候张謇人在京城。王宾是安徽霍邱人，当时任海门直隶厅同知，是海门的最高行政长官，所以张謇称他为“公祖大人”，而自称“治小弟”。

光绪二十年张謇考中状元，供职于翰林院，却遭父丧而告假回里守孝。及至三年期满，本应回京销假，只因此期间受命创办纱厂，事烦而脱身不得，故一直

拖延，直到本年闰三月初四日才离家赴京。常乐的社仓滋事案就发生在张謇离家五天后。

社仓又称义仓，是古代地方上通过募集资金储存粮食，以备救助饥荒的一种民间慈善设置，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倡办的崇安县五夫社仓就很有名。张謇受朱熹影响在家乡筹办社仓，应是很早就有了打算的，看他的日记，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五日：“拟立社仓，与叔英议。”次年四月十日记：“与醣、敬夫定社仓事。”七月十六日又记：“通海水灾，社仓之举目前不能试办，为之焦灼。”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更记：“室人定明岁捐谷倡社仓之议，其实我无一钱可恃也。”这事一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初才得到落实，此年正月二日记：“定社仓基、晒场。”次日又记：“拟社仓章程三十条。”二十六日还记：“作举办社仓公禀。”不谓到了闰三月九日，就有“闻长乐镇乡民因社仓滋事，毁许聘三之家”的记录。

张謇的《啬翁自订年谱》也提到这个社仓事件，如光绪二十四正月的：“营所居常乐镇二十八圩社仓。”闰三月的：“常乐乡民误会社仓意，毁仓董许聘三之家。”却是语焉不详。就在张謇于京师写信给王宾的同一天，他还专门写过一篇《海门社仓滋事略》，两年后更写过一篇《社仓记》，可惜这两文都没有能够看到。尽管如此，刘伟编纂的《续海门厅志》里，还是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个社仓，这儿摘抄部分：“先是张謇、张

謇在常乐镇，师朱子社仓储麦备荒，以附镇二十八圩为界，中小户各量亩入其所得之若干，大户例麦外特输，以先储六百石为额，捐募银一千一百三十元。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，就东市关庙旁隙地建仓，浚河增基，缭垣筑场，凡屋六楹，九月工竣。事属创举，其冬为无赖煽谣，纠众捣毁。同知王宾惜其不成，又鉴于二十三年大水为灾，轸念民食，力持毋挠于无识者之梗而中辍，谓救荒要政，宜推行乎平四境，乃速滋事者，责以修葺，于是常乐社仓得于二十六年春废而复举。”这段记述总体应该有据，只是具体时间有部分讹误，如说正月始建社仓，九月工竣，冬季被无赖捣毁，而张謇所记社仓滋事，明明发生在闰三月，何况四月十四日张謇写信给王宾，已在催促他处理此事了。

信中提到了几个人物，其中“敬夫”即世居通州姜灶港的布商沈燮钧，是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的重要助手。“绍康”乃海门人龚世清，他是拔贡出身，曾于河南巡抚处办文案，还代理过武安垦事，政声颇佳。“许氏”即本次因社仓事件而遭毁家的仓董许聘三。“恶僧”不知道名字，估计是社仓一旁关庙里的和尚，因建仓而妨害庙产，故于此次一同发难。还有一个“长乐龚姓”，应就是这次阻挡建造社仓的主要肇事者，此人可能与龚绍康同一家族，张謇信中说“乃知敬夫俟绍康归再理之说有因”，即沈燮夫要等龚绍康回来后再行处理肇事者，其“因”想来就是有这一层家族关系。

另外还有一个“刚尚书”，乃满洲镶黄旗人刚毅，其时任刑部尚书。据《清实录》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四日谕内阁云：“刚毅奏，各省常平社仓久虚设，民间义仓必应劝办。每处每年积数千石，三年数逾万石，虽遇奇荒，小民不至失所等语。各省积谷，为备荒要政，既据该尚书详陈办法，必应实力举行。著各督抚严饬所属劝谕绅民，广为劝办，不得以一奏塞责。”这是鼓励民间创办社仓。张謇信中的“昭信票、间架税已于月朔电停，社仓乃刚尚书奏请明谕各省通行筹办之事，能即已乎”是在反问，说那扰害民生的昭信票和间架税在月初都被叫停，而谕令推广的社仓岂能也跟着停办？

通过以上梳理，这社仓案的大致情况可明晓。先是张謇发起创设社仓，不料里中龚某有误解，阻挠，甚至捣毁仓董许聘三的家。张謇闻讯曾致函王宾，但事件发生时自己已离家往京，情况不明，故讲得含糊。及至到京后，得到时在江西做官的三兄张謇的来信，这才明白事件详情，为此他再致信王宾，望其从快处理，以致有“地方安危之机，系于公矣”之语。

王宾接张謇信后是如何处理这起社仓滋事案的，尚未看到相关材料，不过他因此重视社仓的建设却可以肯定，不仅帮助张謇恢复常乐社仓，还广劝其他地方创设社仓。海门社仓，自光绪二十四年张謇首创起，至光绪三十年共有三十三座，而除去汲棚镇仓一座成于王宾的后任梁孝熊时，其余都是王宾任内建的，并且建起汲棚镇仓以后就再无继续者，宜乎刘伟在志书上感慨：“政以人举，不其然歟！”

沙元炳、许情荃诸友还常常雅集，互有诗歌唱和。1913年，沙元炳作有《癸丑三月三日仿兰亭修禊事，同人于雨香庵水明楼禊集分韵》。诗中写下水绘园中的美景：水明楼下洗钵水，当年曾照渔洋歌。良辰胜地两相宜，不醉耐此流光河。又有赞许同人诗作的佳句：高篇大句忽照眼，许浑跌宕赵嘏多。此才何止压司李，直欲驾羲谷与坡。沙氏巧用古人名字，许浑、赵嘏，同为古代才子，此处指许情荃、赵少琴，两位诗友在水绘园修禊中最先完成诗作，才华横溢。“谷与坡”名义上说他俩可以驾车进入山谷山坡，实际上指许氏才华，直追黄山谷，苏东坡两位大诗人。此处略显夸张，但显出沙元炳对友人才华的敬佩。

许情荃的唱和诗作，如今难寻，实属不幸。幸运的是，他的后人不忘沙许旧谊，有诗重温水绘园雅聚事。1974年，许情荃哲嗣许来青老人经过水绘园，先是写下《过水绘园遗址口占》：“名园名士总成尘，香国依然桃李春。莫话前朝兴替事，沧桑俱是过来人。”他又作一首《甲寅上巳寄莘堂老人，并简心竹、伯祥两翁》：“洗钵传修禊，当年集众宾。流光旋代谢，往事几成陈。雉水怀佳士，狼峰忆故人。鲍卢皆建者，倘不负良辰。右稿敬乞，莘堂老人兄呈教，弟许来青时年七二。”

数年前，笔者有幸从南通书商手上淘得此页许来青手稿。莘堂老人姓汪，新中国成立前在如皋工作，后回南通。心竹、伯祥，也是南通文化界名人。鲍伯祥，东台籍诗人，热衷书法篆刻，善写隶书，寓居南通，服务于南通港务局工会，晚年回乡，任东台工艺美术厂艺术指导。卢心竹（1905—1987），南通籍诗人、教育家，工书画，江苏省文史馆员，紫琅吟社社长。

何故许来青要将此作寄示南通友人呢？他在诗中写有小字注解：前癸丑上巳沙健公招诸老雨香庵、水明楼禊次，是日先公诗先成，见《志颐堂集》。许来青读过沙元炳的诗文集，又了解父亲追随张謇、沙元炳，致力于实业救国、教育兴邦的史实，才有感而发，再续南通如皋两地文人情缘。

从民国精印的《志颐堂诗文集》到许来青作诗，前后约40年，沙元炳、许情荃的友谊，仍为后人所传诵。这不仅是文人友情的传承，还彰显出两位诗人志趣相投，才能在政界、商界、教育界、文学界结为知己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：574911059@qq.com

姚家沟与古家楼

□林炳堂

了，泳技也有了提高。更有趣的是，小伙伴们在水中玩捉迷藏。一人潜入水中，几人猜测游到会冒头的地方，一冒头即逮住算赢，没抓住算输。有几个游泳高超的大小孩，一口气要潜上半河，常常让逮他的小伙伴扑空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姚家沟里有鱼蟹。游累了孩子就在沟边捞鱼摸蟹。茂盛的芦苇是躲藏鱼蟹的好地方。大家就顺着沟边芦苇摸过去，一会儿就抓到一条“老板塔”（鲫鱼），一会儿又逮住一只大螃蟹，河面上激起一阵阵欢乐。如鱼蟹弄得多一些，就在邻居家里煮一下，大家可美餐一顿，其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

那时冬天比较寒冷，姚家沟常结成厚厚的冰冻，小伙伴们就在河面上溜冰，相互追逐玩耍。滑倒了爬起来再滑，毫不在乎。有的撬起一块冰，用刀削成圆形，中间开个孔，用细绳穿过孔，两边系着两根粗芦头或小竹头，然后在冰面上推起了冻车。一人做成，竞相效仿，于是冰面上冻车竞相追逐，大家你追我赶，额头上冒着热气，寒冷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在农业学大寨冲高沙土中，姚家沟被填埋了。

姚家沟向南不远处就是古家楼。这是一幢明三暗五两层楼房，前有走

廊，楼房高大宽阔，山墙布满铁爪钉，十分坚固，是镇上最高的建筑。相传，古家也是个盐商，是从广东迁徙而来。当年在楼房的东边有块堆放盐包的广场，盐堆小山似的矗立着，看来古家盐生意做得蛮大的，不然怎么会建起这么气派的楼房。从我记事起，古家楼已无人居住，楼房空关着。小伙伴常围着楼房躲猫猫，有人竟越墙躲进楼内，任你怎么找也找不到，寻找人急了说不玩了，那人才乖乖地跑了出来。有时，大家结伴翻过围墙，登上楼顶，繁荣的街景和白练般的运盐河尽收眼底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忽然有一天，天刮大风，楼房里发出阵阵古怪声音，并有泥块从楼内抛出，一位迷信从业者前来观测，说是阴兵在此打仗，说得周边群众毛骨悚然，纷纷避而远之。小孩害怕得不敢再靠近它。一时楼房空空荡荡，阴气沉沉。新中国成立初，镇上来了解放军，因靠近黄海，要在镇上设个瞭望台，便选择古家楼这一高处。自从来了解放军，楼房充满了生气。解放军天天出操，声震四野，威武雄壮。瞭望台设在楼顶，天天有人值班观望。从此，大家也不再惧怕了，常去那儿玩。后来，古家楼又做过税务所、广播站，“文革”期间被政府拆除。

时世沧桑，姚家沟与古家楼虽然消失了，可它作为包场镇曾经的显著地标，将永远留在古镇人们的记忆里。

史海回眸

腊月习俗种种

□何台

农历腊月初八往后，过年的气氛就越来越浓了。腊月初八，传说为释迦牟尼得道成佛日。各地僧尼取香谷杂粮煮粥斋佛，同时奉赠官府和施主，以示纪念。民间效仿成俗，称为“腊八粥”。南通北三县多用糯米、黄豆、红枣、栗子、花生米、莲子、银耳、白果、薏苡仁、杏仁等，或杂以青菜、黄芽菜加盐、油做成咸腊八粥；或加入红糖做成甜腊八粥。有些考究的人家，还在粥里掺入海参及各种肉类。此俗传承至今，而腊八粥已更其原意而成为风味食品。

过去，进入腊月，对富裕的自耕农和小康人家来说，就要准备置办各类年货了。集镇上，南货店、茶食店生意兴隆；理发店、洗澡堂子日夜忙碌。而对贫苦人，尤其是那些贫苦的债务人来说，农历腊月是最艰难的日子，放高利贷的人催债讨债逼债，逼得欠债的人喘不过气来。有些债务人借钱的时候也不考虑偿还能力，钞票借到手，如同饮鸩止渴。到了腊月，便东躲西藏。临近春节，债主则到欠债人家中坐索逼债。欠债的人有的东躲西藏还一部分；有的被迫把利钱算进本金重立借据，利上滚利；有的向债主说好话，赔笑脸，仍难得到债主的谅解，只得避而不见，以致有的投河、上吊、割手腕，走上绝路。旧时，南通城乡流传着几句顺口溜：“头一个腊八（腊月八日）犹自可，第二个腊八（腊月十八日）如烧火，第三个腊八（腊月二十八日）没处躲。”就是贫苦债务人窘况的真实写照。

农历腊月二十日向后，称为“腊月黄天”，此日往后，一切都该妥妥帖帖，邻里以和为贵，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口舌，大人小孩要小心谨慎，千万不能说不吉利不恭敬的话语。若是小孩无意中说了不吉利的话，大人要赶紧“呸呸”地往地上吐痰，口袋里抽出一张草纸来，在小孩的嘴巴上使劲一抹，说：拿草纸擦干净，擦干净，小孩说的话是放屁，当不得真。据说，这样做了一番，那不吉利的话招来的晦气就化解了。

古人称腊月二十四日为“小年”。旧俗在是日晚间，家家户户要祭祀灶神，俗称“送灶”。旧时还有“官（军）三民四”之说，即卫籍（军籍）的在腊月二十三日送灶，民籍在腊月二十四日送灶。灶神神祇砌在各自灶台上，两旁贴有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的对联，正中贴有灶神的画像。送灶时由男性长者主持祭祀仪式。在祭祀前，用买来的“灶疏”填上家长姓名、年龄、籍贯和家中人口；在灶台上供上“元宝灶饭花”（缀有白果、红枣或赤豆的糯米饭上插有柏枝、扎花）、米粉团、糕、麦芽糖（以求粘住灶神嘴巴，免其说坏话）和酒糟（以求灶神酒醉不醒，免其说坏话）。焚香烧纸钱时，将灶神像放在灶马上，与“灶疏”一齐烧掉。至大年三十夜，再接灶神回府。送灶的翌日，家家掸堂尘、洗被服、刷墙壁，称为“掸尘”。今城镇人家住的单元套房房子无灶台，此俗也无以流传，唯各户仍于日吃糯米饭，适当增加一点佳肴，农村人家此俗也已淡化。但无论城乡，作为卫生习惯的掸尘之俗，至今流传不衰。

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为除夕。腊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烧经祭祖。除夕日去除旧门神、旧春联，换贴新门神、新春联。用蒲包藏洋灰（石灰），在自家天井、家门口和打谷场上印出圆滚滚的“圆子”（称为“打圆子”），圆子四周画上“折子（圆粮的长芦席）”“天梯”“扁担”“笆斗”“箩筐”等等，圆子中间画上古铜钱或双鱼图案，预祝来年丰收。田角、灰堆和菜园等处插上“红绿招财”，俗称“封田”。晚上，全家共饮守岁酒，欢声笑语，乐趣盎然。长辈给晚辈压岁钱，并嘱小辈此后数日忌说坏话，洗脸水、洗脚水勿随地泼洒。还有接灶、接天地之俗。除夕夜祭主提着灯笼开始逼债，债务人则找一处无人到的角落躲藏起来，谓之躲祟（岁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多于此日举行文艺晚会。20世纪80年代，电视机普及以后，全家人于除夕夜观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成为新习俗。除夕午夜，新年钟声敲响，家家户户燃放鞭炮。近年来，城区禁放鞭炮，但农村燃放鞭炮烟花之俗仍盛。

沙元炳诸友雅集水绘园

□彭伟

沙元炳、许情荃诸友还常常雅集，互有诗歌唱和。1913年，沙元炳作有《癸丑三月三日仿兰亭修禊事，同人于雨香庵水明楼禊集分韵》。诗中写下水绘园中的美景：水明楼下洗钵水，当年曾照渔洋歌。良辰胜地两相宜，不醉耐此流光河。又有赞许同人诗作的佳句：高篇大句忽照眼，许浑跌宕赵嘏多。此才何止压司李，直欲驾羲谷与坡。沙氏巧用古人名字，许浑、赵嘏，同为古代才子，此处指许情荃、赵少琴，两位诗友在水绘园修禊中最先完成诗作，才华横溢。“谷与坡”名义上说他俩可以驾车进入山谷山坡，实际上指许氏才华，直追黄山谷，苏东坡两位大诗人。此处略显夸张，但显出沙元炳对友人才华的敬佩。

许情荃的唱和诗作，如今难寻，实属不幸。幸运的是，他的后人不忘沙许旧谊，有诗重温水绘园雅聚事。1974年，许情荃哲嗣许来青老人经过水绘园，先是写下《过水绘园遗址口占》：“名园名士总成尘，香国依然桃李春。莫话前朝兴替事，沧桑俱是过来人。”他又作一首《甲寅上巳寄莘堂老人，并简心竹、伯祥两翁》：“洗钵传修禊，当年集众宾。流光旋代谢，往事几成陈。雉水怀佳士，狼峰忆故人。鲍卢皆建者，倘不负良辰。”右稿敬乞，莘堂老人兄呈教，弟许来青时年七二。”

数年前，笔者有幸从南通书商手上淘得此页许来青手稿。莘堂老人姓汪，新中国成立前在如皋工作，后回南通。心竹、伯祥，也是南通文化界名人。鲍伯祥，东台籍诗人，热衷书法篆刻，善写隶书，寓居南通，服务于南通港务局工会，晚年回乡，任东台工艺美术厂艺术指导。卢心竹（1905—1987），南通籍诗人、教育家，工书画，江苏省文史馆员，紫琅吟社社长。

何故许来青要将此作寄示南通友人呢？他在诗中写有小字注解：前癸丑上巳沙健公招诸老雨香庵、水明楼禊次，是日先公诗先成，见《志颐堂集》。许来青读过沙元炳的诗文集，又了解父亲追随张謇、沙元炳，致力于实业救国、教育兴邦的史实，才有感而发，再续南通如皋两地文人情缘。

从民国精印的《志颐堂诗文集》到许来青作诗，前后约40年，沙元炳、许情荃的友谊，仍为后人所传诵。这不仅是文人友情的传承，还彰显出两位诗人志趣相投，才能在政界、商界、教育界、文学界结为知己。